

从《纳书楹西厢全谱》跋语看 前人对《西厢记》的误判

黄义枢

《西厢记》是我国古典戏曲中的经典之作。为使《西厢记》便于昆曲演唱,曲律家叶堂于清乾隆四十九年订《西厢记全谱》五卷刊行。乾隆六十年重刻该书,题为“纳书楹西厢全谱二卷,又续西厢记谱一卷”。浙江图书馆现藏有三种《纳书楹西厢全谱》抄本,皆据乾隆六十年三卷本抄录。其中一种抄者不明;另二种分别为朱师辙和张宗祥抄本,朱师辙抄本乃据其祖父朱骏声改订的《纳书楹西厢全谱》抄录。而张宗祥抄本实据朱师辙抄本复抄,并移录了原抄者朱师辙跋语,未附自跋一则。然而,从朱、张二人的跋语看,朱骏声和张宗祥对《西厢记》的认识均存在着误区。

朱师辙跋语如下:

先大父丰芑博士既以经学、小学名海内外,复精音律,擅词章,能吹箫笛,唱昆曲。道光二十六年秋养病黟署,常以叶堂《纳书楹西厢全谱》妄改,点金成铁,故取王实甫原本订正,并加评注,且为改定,偶易数字,精核异常。常谓“《西厢》十八个相思结穴,焉用再续?”其说允矣。先大父原评本二册,向为三弟立三取去。辙以先人手稿,子孙分藏亦佳,爰属五弟少怀用朱墨影钞一部,归余保藏。今三弟逝于抗战时,而原稿不知流落何所,渺不可求。重览斯篇,不禁泫然,因为之记。民国三十五年冬,黟朱师辙书于芜湖赭山安徽学院,时年六十有八。

朱师辙(1879-1969)曾任北平辅仁大学、广东中山大学等地教授,1951年退休后居杭州,致力于董理先人著述。跋中所称《纳书楹西厢全谱》评本作者“丰芑博士”乃其祖父朱骏声(1788-1858)。朱骏声被后人誉为乾嘉学派殿军,精于文字训诂、音韵之学。跋文揭示了朱骏声评改《西厢记》的缘起,他感慨叶堂《纳书楹西厢全谱》有“点金成铁”之憾,因取“王实甫原本”改定叶谱。

然而,朱骏声的改定并不科学。我们知道,叶堂《纳书楹西厢全谱》是以凌濛初刻本为底本订谱。而据笔者比对,朱氏据以校订的“王实甫原本”实乃金圣叹《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》批评本(以下称金批本),在此略示二例:《纳书楹西厢全谱》上卷《寺警》【鹊踏枝】:“吟得句儿匀,念得字儿真,咏月

新诗,煞强似织锦回文。谁肯把针儿将线引,向东邻通个殷勤。”朱氏改为“不但字儿真,不但句儿匀,我两首新诗便是一合回文。谁做针儿将线引,向东墙通个殷勤。”金批本与此全同。《纳书楹西厢全谱》续集第四套《荣归》【清江引】:“谢当今盛明唐圣主,敕赐为夫妇,永老无别离,万古常完聚,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。”朱氏改订为“谢当今垂帘双圣主,敕赐为夫妇,永老无别离,万古常圆聚,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。”金批本仅见的“垂帘双圣主”曾被王季思、徐朔方等人当成考证王实甫生活年代的一条重要证据^①。

《西厢记》是中国古典戏曲文学名著中流传最广、版本最多的一部。据不完全统计,仅明清两代的刊本就有二百余种。然自金圣叹批评本《西厢记》问世以后,清朝二百余年中其他刊本多湮没无闻,所谓“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,几于家置一编”。^②大概是金批本的一统天下误导了朱骏声,他以为金批本就是“王实甫原本”,而事实并非如此。金批本从音韵上是否更合理暂且不论,朱骏声认定叶堂妄改则是不妥当的,毕竟《纳书楹西厢全谱》的底本并非金批本。总之,对《西厢记》版本复杂性的认识不足导致了朱骏声的错误判断和无甚价值的改订。

张宗祥跋语如下:

《南西厢曲谱》见于纳书楹刻本中者共九折,正集卷三为《听琴》《惊梦》二折,续集卷二为《游殿》《酬韵》《请宴》《寄柬》《逆方》《佳期》《长亭》七折。癸巳岁阑,朱少滨先生以抄本见假,上卷九套为《惊艳》《借厢》《酬韵》《闹斋》《寺警》《传书》《请宴》《赖婚》《琴心》,下卷八套为《前候》《闹简》《赖简》《后候》《酬简》《拷艳》《哭宴》《惊梦》,续集四套为《报捷》《絃愁》《求配》《荣归》,全部《南西厢》均入谱中。据刻本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梦楼先生序,则知《北西厢》《临川四梦》均有全本行世。据抄本乾隆六十年乙卯怀庭居士叶堂自序云:“余谱《西厢记》行世……购者寥寥……有板无眼,此所以裹足不前也……迹因原板日久散失,复加校订,于可用小眼处一一增入,以付剞劂。”则知不独《北西厢》有全本行世,《南西厢》亦曾全本付梓行世矣。然壬子王序又有曰:“除《北西厢》、《临川四梦》全本先已行世外,自《琵琶记》而降,凡如干篇,命之曰《纳书楹曲谱·正集》,然世俗之所流通者,或不能尽,又广之曰续集、曰外集。”今《南西厢》九折在正集、续集之中,是可证壬子时实未有全本也。刻本全者不易得,此抄本至足珍也。

正集所收《听琴》一折,即抄本第九折之《琴心》;《惊变》一折,即抄本第五折之《寺警》;续集所收《游殿》一折,即抄本第一折之《惊艳》;

①王季思:《〈西厢记〉叙说》,见《玉轮轩曲论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34页;徐朔方:《论王实甫〈西厢记〉杂剧的创作年代》,见《徐朔方说戏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,第70-71页。

②王应奎:《柳南随笔》卷三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46页。

《寄柬》即抄本第十四折之《酬简》；《长亭》一折即抄本第十六折之《哭宴》；其他《惊梦》、《酬简》、《请宴》三折标题均同。至曲文曲谱，则两本大有出入，如《游殿》，刻本首为“【仙吕·忒忒令】随喜到僧房”。“古殿”句起与抄本《惊艳》完全不同，其他各折悉如此例。

抄本有朱允倩先生朱墨批校，据卷首道光丙午自记，则云据王实甫原本订正者，然予用明富春堂本复校，实大不同，不知朱先生所据何本，抑以意改定也。予本搬录竣后，用《纳书楹》刻本数折校谱，用富春堂刻本校词。今既方枘圆凿，不能相容。则只能存其本真，使叶氏此去多一传本。朱氏勤学博问，后生可以师法而已。

制谱者每改曲文以就谱，此实无可奈何之举，使朱先生所以有点金成铁之慨。然专求曲文之美，使与谱脱离，则又不能被之管弦，成为哑曲。《桃花扇》一书，可以入唱者绝少，予时引以为恨。在春节假中如馆中录此书，白头老子，兴复不浅。一笑。甲午正月十日张宗祥记，时年七十有三。

张宗祥(1882-1965)据《纳书楹西厢全谱》叶堂自序推出“不独《北西厢》有全本行世，《南西厢》亦曾全本付梓行世矣。”“今《南西厢》九折在正集、续集中，是可证壬子时实未有全本也。刻本全者不易得，此抄本至足珍也。”然而，张宗祥如此推论显然是混淆了《南西厢》与《北西厢》。张宗祥以为叶堂《纳书楹曲谱》正集、续集中收录的《南西厢》九折就是《纳书楹西厢全谱》中的一部分，以致他将两者曲文作了比较，发现“两本大有出入”“至曲文曲谱，则两本大有出入”。他用富春堂本的李日华《南调西厢记》复校，当然“方枘圆凿，不能相容”。其实，叶堂“复加校订”的《西厢记全谱》仍是《北西厢》而非《南西厢》。叶堂订全谱的剧本都是经典，如《玉茗堂四梦》。在古代，《西厢记》经典地位的确立依据的是《北西厢》而非《南西厢》，叶堂是不会为《南西厢》订全谱的。

张宗祥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，除了受《纳书楹曲谱》收录九折《南西厢》出目的影响外，可能还受明清《西厢记》演唱形式的影响，以为《西厢记》在明清的演出主要以李日华等的《南西厢》改编本为主，所以认定《纳书楹西厢全谱》是《南西厢》的全谱。其实《北西厢》只要以昆曲格律定谱，亦可以昆唱。如明代米万钟家乐就曾用昆腔演唱《北西厢》，范景文在《题米家童》记云：“一日过仲诏斋头，出家伎佐酒，开题《西厢》。私意定演日华改本矣，以实甫所作向不入南弄也。再一倾听，尽依原本，却以昆调出之。”^①再如，明清传奇中大量南北合套的北曲部分，当然也是昆唱的。总之，对明清时期“北曲昆唱”的认识不足导致了张宗祥的错误推论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

^①范景文：《文忠集》卷九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295册，第589页。